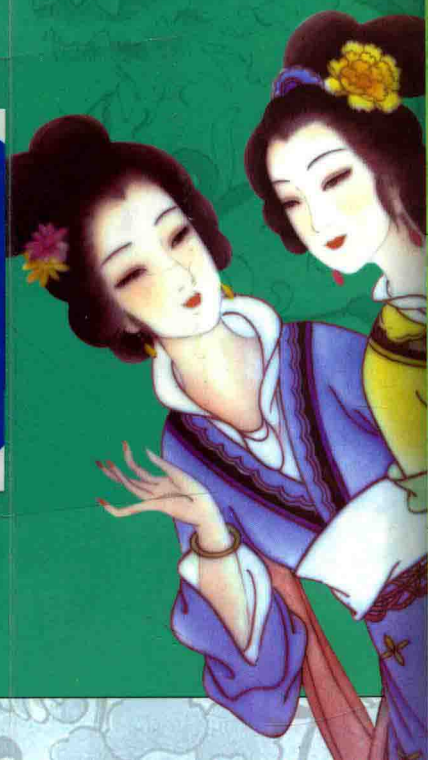


沈氏上的風花雪月

汪春榮◎著

◆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
景德镇陶瓷人体艺术的长篇小说
中国陶瓷文化创意出版（版权）项目·红店文学系列





中国陶瓷文化创意出版（版权）项目·红店文学系列

汪春荣◎著

瓷上的 风花雪月

CI SHANG DE
FENGHUA XUEYUE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瓷上的风花雪月 / 汪春荣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6.11

(红店文学系列)

ISBN 978-7-5493-4774-2

I. ①瓷…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第 266138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 售 电 话	(0791)88592590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嘉欣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47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4774-2
定 价	58.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6-7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关于本书(故事简介)

作者取材景德镇陶瓷历史人物故事,富有想象力地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中国陶瓷人体艺术的长篇小说《瓷上的风花雪月》。

陶瓷人体艺术因其与生俱来的特殊性,往往触碰到人类道德、情感神经的最敏感处。作品描写的是民国时期景德镇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一个以陶瓷人体艺术创作为主的陶瓷画师叶临之的传奇故事。他行走在禁忌与开放的边缘,为人世间留下美好的境界,描绘风流人生。他以最直接、最直观、最精细的方式歌颂人体之美,生动表达了女人的美丽和真实,创作了独一无二的瓷器人体艺术之美。

小说以景德镇陶瓷历史为背景,展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瓷都独特的陶瓷文化和陶瓷艺术。它以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深刻揭示了追求陶瓷人体艺术的种种艰难曲折。小说以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了陶瓷画师的坎坷人生。他来景德镇学艺,并与四位女人邂逅,从而与她们发生一段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一生传奇、波折,其陶瓷人体画在经历大风大浪后愈显价值。在悠悠的中国陶瓷史上,它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标志着中国现代瓷器人体艺术的诞生。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陶瓷人体艺术的长篇小说,是对陶瓷人体艺术最高层次的探索。既体现了作家对陶瓷人体艺术的思考,也从理论、道德和反封建文化的层次,进入到陶瓷人体艺术的本身,进入到审美和艺术的层次,在中国现代陶瓷美术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

瓷上的人体艺术之美(自序)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男人看女人和女人看男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身体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唯美的人体艺术,总透着各种神秘的色彩。

在传统的美术史中,女性永远属于边缘的群体。在中国,女子知书达理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性社会的贤女贞妇。所谓“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

艺术的作用,最普遍的解释是让疲乏的劳动者,把劳动当作一首歌、一首诗、一幅画去开心、去亢奋、去享受,也就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且服务于生活。

女性人体画来源于对女人形体的描绘,但不仅仅是对女性人体的逼真再现,它必须超越人体本身,让欣赏者从中体会到美,和美所释放的魅力。

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女人的肌肤是这样圣洁,竟使人不能不信,当热情如火的时候,紧抱着的美就是上帝。”罗丹也认为:“‘自然’中的任何东西都比不上人体更有性格。人体,由于它的力,或者由于它的美,可以唤起种种不同的意象。有时候像一朵花,体态的婀娜仿佛花茎,乳房和面容的微笑、发丝的辉煌,宛如花萼的吐放,有时像柔软的常春藤,劲健的摇摆的小树。”

既如此,艺术家在人体中寻找灵感和创作源泉的终极目的地还是女人,只有当女人卸下世俗的伪装,才得以袒露女人专属的美丽,艺术家才真正获得纯粹、人体的感动。虽然这样的征途漫长、坎坷,但同样美丽。

中国古代的裸体艺术发展史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只是在敦煌石室北魏或西魏的壁画之中,看到裸体的飞天在极乐的净土,随着梵音法鼓,衣带当风,自由翱翔。仅此而已。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法和道德观念对人、对人的欲望、人的个性的压抑,在绘画和雕塑上自魏晋之后几乎绝迹,而所有表现人体的绘画、雕塑不是闺房秘籍便是密宗的欢喜佛。

所以中国古代的人体艺术是不发达的,因为中国古人忌讳裸体,艺术家不敢用裸体模

特儿,所以中国古代出不了欧洲米开朗琪罗这样的大师。

对于人体艺术,中国古代艺术的态度往往是忽略,不想也不愿牵扯其中。人体艺术因其与生俱来的特殊性,往往触碰到人类道德、情感神经的最敏感处。因为暴露身体这一本身就有风险,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

在这里,我引用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写的一篇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中国人人体艺术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由一丝不挂说起》,现摘录文中的几段话:

西方人继承了古希腊的对肉体美的尊重观念,这种观念最具体表现是他们的艺术品,在绘画、壁画、皿画、织品、雕刻、浮雕、木雕等艺术品上,他们流露了各种对肉体的欣赏与礼赞。这种传统代代相传,自然发展到近代的模特儿、脱衣舞、裸体会、日光浴运动。

翻开日本平凡社的洋洋巨册《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第一使我们惭愧的,就是没有一张中国裸体画,也没有一张裸体雕刻图片,其中代表东方的有日本的出浴图,印度的暴露画,可是却没有中国的作品占一席之地,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再翻开中国美术史,你可以看到什么《美人图》《明妃出塞图》《唐后行踪图》,但是你绝对找不到一个光着屁股的女人,绝对找不到对裸体艺术欣赏的观念。中国人没有这些,他们压根儿就不画正视肉体的图画,也不画一个脱衣出水的女人。他们要画就画两个,——例如仇十洲的秘戏春宫瓷图,就是中国人的“裸体艺术”。

中国人的“裸体艺术”表现都是变态的,可耻的,什么“男女裸逐”“起裸游馆”“裸身相对”“帘为妓衣”无一不是丢人的记录。换句话说,中国人对肉体的观念是不正常的。

在人体艺术方面,最正常的合法开放是艺术家眼前模特儿。模特儿的出现最早是在私人的画室里。到了1921年,上海有人发难了,最有名的是常州怪人刘海粟,他公然呼吁“模特儿到教室去!”主张在教室里做人体写生。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老顽固们大骂他,新闻记者攻击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捉拿他,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

而艺术家作为人间的“通灵者”,总是最早感知到那些微的征兆。他们行走在开放与禁忌的边缘,往往用一己之力叩问全社会的清规。几乎在同一时期,景德镇也横空出现了一个在瓷器上画人体艺术的陶瓷画师。他创作的人体艺术,惊世骇俗。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都是被压抑、被约束的,所以女人已经不是本色女人,而是闭守的、委屈的、矜持的,这样的女性,没有生命的火花,没有性别的冲击力,更没有性感的吸引力。所以当陶瓷画师所创作的陶瓷人体艺术刚刚萌芽时,人们怎能不疯狂、不惊叹?怎能不激情澎湃?

但暴露身体这一事实本身就被老顽固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在此之后，“淫秽”“下流”的指责就像一坛脏水几乎伴随着陶瓷画师的一生，其中很多案例在后世看来近乎可笑。

我们在感到可笑的同时，也能意识到陶瓷画师为了人体艺术，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危险和屈辱。

小说《瓷上的风花雪月》中的陶瓷画师叶临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有一双灵巧的美手，创作了大量陶瓷人体艺术作品，慢慢地释放出个人关于女性的定义。

他是景德镇陶瓷艺术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无知无为者，看轻他；学养不足者，看不懂他；心胸狭隘者，诋毁他。很少有人能在他的陶瓷人体艺术作品前保持镇定。他所创作的陶瓷人体艺术，让我们的心灵和眼睛在一瞬间就被牢牢吸引，伴随着震惊的往往还有不安甚至害怕。他一生都在瓷器上画人体艺术，他把人体之美留给了世界，自己收获的却是一生的贫穷、无数的官司、无穷的诽谤和滚滚骂名。陶瓷人体艺术的历史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历史，即艺术家和模特以他们的个性对抗僵化、遗忘和死亡的历史。正如本书题记所说：“它不仅代表了景德镇民国时期的人体之美，也是他个人陶瓷艺术传奇生涯的特殊见证”。

小说中另一位人物陈西玉，用女性的身躯和深情，为艺术说话，哪怕这样的言说只是细语呢喃，也足以沁人心脾，动人耳目。让人想起温克尔曼总结古希腊艺术的一句话：“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伟大或许不是，但这种静穆，是令人尊敬的。是为序。

汪春荣

2016年4月28日

于龙眼晴草堂

引子

1

又一拨难缠的人被打发走了。

今天是第几拨了？哦，第六拨了。可能还要来几拨。最近天天如此，他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陈西玉明白，但她不会答应。

有的人来了一趟又一趟，这里面自然有很多有钱的瓷商都是提着装满现金的密码箱来的。可是她，总是坐在轮椅上，总是能找出一个理由，把来人轻轻给打发走了。

多数人来时，大都显得文质彬彬，说话语气神态如同医生见了市长，一面喝着茶水，一面闲聊，总是装着从容不迫的样子，先聊些老人健康保养的话题，再谈谈柴米油盐物价地沟油的问题，然后才慢慢转到正题。

来人虽然绕着弯子提起想购买她先生作品这件事。陈西玉却常常不等来人把话说完，就一口回绝道：“这是先生留下的最后两件作品，我要留个念想。”

“那我只买其中一件好不好？另外一件让您自己留着纪念。”来人似乎通情达理地后退了一步。

不想陈西玉还是语气坚决地一口回绝了：“不行，一件也不行。”

“那你何样一次就卖了90件作品给新加坡的瓷商？难道国内同胞的钱就不是钱？”来人含蓄而不满地提起那件事。

陈西玉眼角的皱纹在微微地颤抖，她伸出粗糙的手指，轻轻按了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她人老聪明，知道夏虫不可语冰的道理。她虽轻易不会动怒于人，但已然露出一脸的不悦说：“你现在跟我扯这些也没多大意思，那是我孙子背着偷偷卖掉的，我是完全不知情的。不知情者不为过嘛。”

“既然陈老师还保留了叶先生的最后两件绝品，说明我们的缘分不浅。这么着吧，价钱

的事何样都好商量，您老开个价，我绝不还价。只要您愿意卖，钱不是问题，我箱里装得满满都是现金。就等您老一句话，卖房卖车我都要把这两件东西拿到手。”来人很自信地拍了拍随身带来的密码箱，信心十足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陈西玉吐出的仍然是那句回绝的话：“不卖，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何样不卖？有钱你不要？”来人大惑不解地盯着她。

陈西玉抬起头，很郑重地说：“这是先生留下最值得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卖了这些，我就没了神！人没神是活不下去的！”

来人陋习难改，不肯尽信其真，为自己预留个后路，准备再来一趟，便好言婉转地商量着说：“陈老师，您听我说一句，这件事您老还是再考虑考虑，过些日子我再来讨个回信如何？”

“你也用不着再跑一趟，现在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先生留下的最后两件作品我是绝对不会卖的。”陈西玉说完闭上眼睛，便不再做声。

话说到这个份上，傻瓜都能听明白。来人亦不呆，一时张口结舌，憋得满脸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拎起密码箱，转身就气冲冲地走了。

坐上宝马车，他摇下车窗玻璃，狠狠地吐出一口浓痰，嘴里愤愤不平地骂着：“呸，你个榆木脑壳老不死的東西，眼睛翘到天上，只看见天上的星星，小心星星掉下来砸死你。你个死又不死的老妖精，都106岁的人了，还不卖？等死了带到阴间去？你是老糊涂了还是傻瓜蛋一个？到时你两脚一蹬，眼睛一闭，你个败家子孙子还不照样把它卖掉，到时你半毛钱也休想得到。”

人生无常，自己歿后，先生留下的作品运好运气坏？花落谁家？谁能断定？我相信你与众不同，你真的与众不同吗？

先生你对在瓷上画人体如此痴迷，你与同是在纸上画人体的刘海粟相比，不知要高明多少。但“入世”的刘海粟是何等的风光，尤其是暮年，位置显赫，名头响亮，有年轻的粉丝太太照顾和陪伴。而“出世”的你又是如此地卑微，你老年凄凉，潦倒时，每月靠画两块瓷板维持生活。最糟糕的日子，你还被剥夺了画红的权利。

你历经磨难，饱受忧患，为了追求人体艺术，你的人生是跌宕起伏的曲线。而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家大多生活在直线的生命模式当中，缺乏深刻丰富的生命体验，使得艺术家的作品越来越苍白。

墙内开花墙外香，现在你的作品已是天价。但你的天价作品似乎比你的传奇艺术人生更值得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几十年了，你一直被人当作色土匪、画疯子，你的陶瓷人体艺术作品就像鸡肋一样送给人都没人敢要，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陈西玉不知是悲还是喜，一时也实难弄懂这些姗姗来迟的突然变化。也许是自己真的老了，思想很落伍了，已经跟不上新时代这趟列车了。

2

事情的起因是在去年三月份。

有一位新加坡的瓷商李云依来景德镇“淘瓷器”，接受一位景德镇国家级陶瓷大师的宴请。这位陶瓷大师年龄40多岁，谈吐温文、举止优雅，人长得又帅，甚至登过几次国家级艺术杂志的封面。是女人幻想中的白马王子。他身边永远不缺漂亮女伴，只是至今未正式结婚，也算给众多美女竞争者留下了幻想的空间。在酒桌上，陶瓷大师心情很好，用嘲讽的语气，当笑话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叶临之一段又一段疯癫的故事。末了，陶瓷大师总结道：“据说叶临之在世时总爱称自己是个陶瓷人体艺术画师，如果放到现在景德镇大师如云的时代，真要把人笑话死。就他那三脚猫的工夫，给我做洗笔磨墨的徒弟都不配。要我说，他只不过是个疯疯癫癫的画疯子、色土匪，或者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低级画红佬而已。”

不想，陶瓷大师的话，竟博得满桌的喝彩和笑声。

可是李云依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他低着头，使劲咬着嘴唇，太阳穴鼓起了粗大的青筋。他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闻名世界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一个能评上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人，却是个文化艺术修养如此浅薄无知的“侏儒”。难道大师的文化自信只停留于“舌尖上的快乐”？一个太功利的时代，一个不重视艺术的时代，是没有生命力的。

叶临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酒桌上这位大师要如此诋毁和嘲讽他？要知道，自古中外优秀的画家不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大群，因为精华总是凤毛麟角，平庸才能如恒河沙数。正是在这种人世间的不平中，李云依似乎看到远去的叶临之那平淡、旷达、超然的神情之下所埋藏的遗憾、忧郁和愤懑。他的艺术作品既没人买，也没人欣赏。就像一块块旧石碑，无声地散落在荒野的苦雨中。景德镇看似如艺术的海洋，拿画笔的人数大概有数万之众，叶临之落入这样一个“海洋”之中，如沧海一粟，渺小得可怜。

如今的艺术界，虚伪正在登基，投机正在得势，荒谬正在横行……但景德镇的里弄小巷里又卧虎藏龙，说不定你偶然遇上一位老人背后就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面对陶瓷大师信口开河的言论，李云依再也坐不住了。回观景德镇陶瓷美术近几十年的历史，师法自然有人做得很多，但在师法经典上，大都是先天不足的饥渴者，一无收藏，二无深究，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陶瓷美术作品在这片大地上产生，却又有多少可以摆入陶瓷美术的历史上，淌着人类最辉煌的血脉？艺术家创作了一幅美好的画作，可是在一些人眼里它是丑陋的。在世间美好的事物当中，总有一些被人们误读为丑陋。画作之优劣，自有客观、公认的标准。嗅觉灵敏的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捡漏^①的机会，有可能会捡到一个大漏。他酒没

^①收藏行话，以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很值钱或很有价值的东西。

喝完就借故有事急匆匆地离开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晚上多方辗转打听,第二天上午,李云依终于找到了陈西玉的家。他去过景德镇不少陶瓷大师的别墅,那份豪华和气派,令人咋舌。陈西玉的家却简朴得略显寒酸,确实让他感到有些意外。特别是女主人留给他的初次印象却非常深刻,一百多岁的她,坐在轮椅上,身穿蓝底红玫瑰花棉旗袍,虽头发花白,但是她面庞红润,举手投足极为优雅。面对来人总是带着老年人少见的自信的微笑。

她是那样的漂亮,虽是高龄暮色,眼神却一点也不混浊。虽历经风霜侵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有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太多往事的痕迹吧?!其实她也是个手艺人,从100多年的沧桑走下来,又是景德镇陶瓷艺术这风云聚会沧海桑田的100多年,这就有点不一般了。

时光磨蚀了她的容颜,但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那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魅力,惹得他连连惊叹。

“听说叶先生画了好多作品,能否让我掌眼^①一下?”李云依微笑着征求她的意见。

“要看你就看吧。”陈玉西没有为难他,随口答应。

叶临之的作品每一幅都用草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陈西玉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收拾好放回去。她这样的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

李云依早已是一头白发,但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身段精瘦健朗,言辞谦卑略带警觉。当他的目光一接触这些精美的陶瓷艺术作品,如大珠小珠,让他的心颤抖不已。他蹲下身子,恭敬地捧起作品,如获至宝地像抚摸女人的嫩滑肌肤一样反复摩挲,边摸边闻,一件一件地反复翻看,喃喃自语:“它虽经漫长而曲折的岁月洗磨,却始终以淡定的姿态保存到现在,经过不断的沉积、升华,至今仍熠熠生辉,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壮观和艺术之美。多幸运,多不容易呀!”

李云依又抽出一件作品摆在画桌上,还不时举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线,眯缝着眼睛,仔细地观赏。作品真是美的无法形容,李云依的心灵都为之震撼。

这些作品器型各种各样,有瓷板、方瓶、梅瓶,也有笔筒、圆盘,但是,画的都是清一色人体。对不同人体有着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在不同的人体作品中,表达出迥异的艺术风格。这些鲜明人体艺术的形态之美,在画师的笔下,都能够被很细腻自然的表现出来,不似刻意的表现,更像是浑然天成的内在流露。

他怎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男人激情?丰乳从胸罩的花边呼之欲出,亵衣故意收到腿根,露出臀沟,这位“闺房独守”的女人似在沐浴或性事的前后,亦或正在乘凉而“思春”。

“陶瓷人体艺术因其与生俱来的特殊性,往往触碰到人类道德、情感神经的最敏感处。叶先生大胆创作的陶瓷人体艺术,极尽柔和、婉约和妩媚,构成诗一般的和谐和韵律,宛如

^①收藏行话,把关、鉴定。

黄昏与清晨一样使人迷恋,其价值自不待言。”说完,李云依才在椅子上坐下,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慢慢地启封,慢慢地抽出一支,在桌子上搓了两下,踱了两下,放在鼻子上闻了闻,含在嘴上又捻了捻,这才拿打火机点上。然后深深地吸上一口,让烟味在口腹中回荡一会儿,身子向后一靠,把烟雾从鼻孔中慢慢地喷出。

“先生曾公然宣称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这个色并非‘食色,性也’之‘色’,而是‘色彩’的‘色’,代表了先生对于色彩的高度热爱,这和人们爱调侃自己是‘梁上君子’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美的心灵才会有美的发现。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叶先生作品的价值。”陈西玉也喃喃自语着。

“叶先生是幸运的,在适当的时代,遇到了该遇到的人,画了想画的作品。他又不幸的,生前生活贫困,情感千疮百孔。恰恰是他的幸与不幸,成就了他的作品与人生。看他的画,总觉得意外,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从中可以发现,‘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在民国时期,他的作品远离了消费主义的视觉景观,而是在孤独的生活角落里同自己的内心相见,传达出的是对人体最细腻和轻微的触摸感。”李云依很动情地说,一开口就停不下来,“这些作品都是20世纪早期创作的,创作者绝非等闲之辈。叶先生尽管创作于20世纪早期,但他的思想已属于21世纪,珍贵而稀有。这些作品每一个局部都融化于天衣无缝的整体之中,它们的每一点微妙起伏,都在运动着血肉之躯内的变化,它们每一组线条都是一首生命之歌的无法割裂的组成。我今天欣赏他的作品,依旧感动异常。他的人体作品主题是热烈的、诗意的、美学的,也是浪漫主义的。”

陈西玉昏花的眼睛不禁一亮,脱口而出:“一个格调低下,情操猥琐的画家,永远画不出一幅清如山崖泉水、洁若中天明月的人体。生活在民国时期的艺术家每每为生活所迫,却常常具备一颗超乎功利之心,在他们的人生和作品中可以寻找到大爱、大美、大自由、大从容、大解脱。先生和民国时期景德镇的一些画师其实也一样,不过他更激情,更精致,更典雅。”

“而生活在当今这个‘几千年来未有之盛世’中的艺术家们,我只在他们的人生和作品中感受到了匠气、浊气、俗气、烟火气、市侩气、铜臭气,这正是当今这个时代普遍气象的一种表现。在一个本应现实的时代中,艺术家却浪漫地活着;而在一个本应浪漫的时代中,艺术家却现实地活着,真是一大怪事。”李云依有感而发,不免多看了她几眼。

陈西玉微微点头,接着说:“我常常怀念民国,怀念那个艺术还可以存在的时代。那样的时代,可以歌、可以笑、可以哭、可以疯癫、可以玩味。”

李云依经过长时间仔细观察比较,心里自然知道这批作品的价值。但他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早已练就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他话题一转,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陈玉西说:“不过话又说回来,陈老师,才华再怎么出色,又有什么用呢?还是应该让世人晓得才行啊。曲高和寡本是必然,流行于世的作品才算真正的成功。”

“世事变迁,世人,世人还记得他吗?”陈西玉低头自语。

“恕我直言,陈老师,这么多或唯美、或世俗化带着点妩媚却依然充满女人味的陶瓷人体画,藏在家里不为人知,是多么可惜。”李云依停了停才说,“当二十一世纪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崇尚宣传包装、商业运作的社会,面对不绝于耳的信息轰炸,你却无奈地选择了遗忘。然而,遗忘历史的责任,你担当得起吗?”

“遗忘?先生,我把你遗忘了吗?”

说完,陈西玉很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有道是物是人非,连物也不是了,眼前被一栋栋高楼遮挡,眼光如何能穿越远方?更重要的是,几十年了,曾被时代荒废又被物欲熏晕之人,如何能不将他遗忘?自己又如何能有丰饶而平静之心将他时时忆起?

“陈老师,是金子总会发光,我看好叶先生的才华。他的作品大胆前卫、结构严谨、运笔细腻、设色清逸、气韵生动、栩栩如生,就是放到今天的陶瓷艺术市场来看,也是大胆超前的。只要用最好的宣传包装和推销手段,这些作品必然会成为最值钱的艺术品。到时,我会让你名利双收,你的先生名扬世界。”他停顿了一下,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地对陈西玉提出,“当然,在商言商,您老岁数也算高寿了,再怎么样也不能让您老吃亏,做人做到那样低级就太没意思了。陈老师,一口价,300万元人民币,买断你先生的九十多件作品,怎么样?”

没想到,他的提议却被陈西玉婉言谢绝了。陈西玉回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这是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九十多件作品,她要留个念想。

李云依终于见识了民国遗老的耿介和强硬。可见民国出身的艺术家大都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即便后来在“文革”时给整得不像人样,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在。

李云依虽然显得很沮丧,但他终究对她毫无办法。他贪婪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望着那些难得一遇的艺术精品,许久之后才有些恋恋不舍地走了。

3

万般无奈之下,李云依就开始打她孙子叶子勤的主意。叶子勤虽是陶瓷艺术家之后,但没有继承祖上的半点艺术细胞。在国营华风瓷厂烧锅炉,已下岗多年,家贫如洗,靠打摩的为生,老婆早就跟着有钱人跑了。可以说,此时落魄的他,是个想钱想发财想疯了的人。在他的记忆里,过年,别人家是吃瓜子和糖,他们家是搬出爷爷画的各类瓷器,由父亲起头,擦净瓷器,听奶奶一件件说来历。小时候他什么也不懂,对爷爷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看到这么多尽是画着一些光屁股女人的瓷板画,厌恶的感觉却是深入到骨子里的。突然得知新加坡来的瓷商李云依愿出高价来买爷爷送人都没人敢要的瓷器,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他也不晓得是哪座祖坟突然冒出了青烟,心里高兴的就像吃了蜜蜂屎,想也没想就连忙点头答应:“卖,卖。”

当叶子勤兴冲冲地赶回家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奶奶时,没想到竟碰了一鼻子的灰。他发热的头脑一下就给弄糊涂了,这些画着光屁股女人的瓷器摆在家里又停灰又挡靠,人家瓷商愿出高价来购买,这真是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几辈子都求不来的喜事啊。这样的机遇就像中了头彩。奶奶,你还不卖?你是真老糊涂了?还是脑瓜子差了根筋搭错了线?

陈西玉不同意卖的理由还是那样,这是你爷爷生前留下的最后九十多件作品,我要留个念想。

“念想?念想是什么?”叶子勤很生气地问。

虽然陈西玉对孙子的责问有些不悦,但仍然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爷爷去世前一年留下遗嘱,‘我的将近70年的创作,包括绘画、陶瓷人体绘画、素描、水墨画和个人收藏等等,将作为家庭收藏保留,就像我生前典藏在我家一样,希望这些作品能永远保留而不流散,这将是我最最大的愿望。’”

陈西玉突然一阵心火上来,抖着身子咳嗽起来,咳了好长时间才停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才接着说:“子勤啊,虽然你没见过爷爷画这些作品所受到的种种磨难,但他传下来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人体艺术,更重要的是做艺人的精神,他是把这个当成自己的生命,才能沉下心来做一辈子。难道我们活着的人不应对此留有念想?”

陈西玉的苦口婆心,没有打动叶子勤的心,他反而大声地对她乱吼乱叫着:“念想?念想顶个屁用。当今社会最可信的东西就是金钱。什么爱情?信义?道德?全他妈的都是假的。”说完,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悻悻地走了。

叶子勤气归气,但他整天除了唉声叹气外,始终想不出什么好的法子,来说服自己脑筋不开窍的奶奶。

李云依不愧是从海外来的商人,漂洋过海见过大风大浪,晓得捡大漏一定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因为他知道,上天留下这一大笔财富,是给有心人准备的。

几个月后,李云依从陈西玉的家庭保姆嘴里得知她生病住院的消息后,认为久久等候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立马约叶子勤到茶楼喝茶。

在包厢里,李云依也不想对叶子勤装客套,把装着200万元人民币现金的帆布袋,推到他面前,然后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你奶奶生病住院,你家里正急需用钱,只要你回家把你爷爷画的九十件瓷器装上车,这些现金全归你。我相信这些钱够你和奶奶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了。”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现金,叶子勤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脸色绯红,眼光有些迷乱地痴呆着。

“如果你同意,就在这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李云依把两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书放到叶子勤面前。

“同意,同意,我一百个同意。说实话,我还能跟钱过不去吗?!”叶子勤嘴里激动地嘀咕

着，抖动着手签了好久才把自己的名字签好，然后又抖动着手按好手印。

李云依不声不响地把九十件作品包装好全部托运到新加坡后，才精心地挑选出一件瓷板画《狼窝里的红玫瑰》，拿到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试拍。

《狼窝里的红玫瑰》有着独特的吸引力，作品中巧妙的遮掩，典雅的姿态，忧伤的眼神，向人们展示了民国时期一位富家少女深陷土匪窝悲情而纯美的形象。作品采用粉彩的技法，线条生动流畅、劲健有力，色彩丰富饱满、画面精致优雅，艳而不俗，将古典写实画风推向极致，丝丝入扣地遵循着精致、细腻的完美准则，将东方少女悲情纯美的形象刻画得近乎“唯美”。画中少女的气质虽然清新朴素但却极具穿透力，她用象牙般光洁的裸体刻画扭曲人性与社会病态的震撼悲歌。让观者既有对这位身陷狼窝少女的怜悯、同情和担心，也有对她内心世界的猜想。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瓷板画《狼窝里的红玫瑰》一开拍，竟赢得了很多收藏大鳄们的一路追捧。他们争先恐后，报价声此起彼伏，斗富者直如白刃相见，那价格一路飞升，拍卖师三次叫了最高报价，才在 1820 万美元处落下了拍卖槌，再次刷新了民国时期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于是一时间叶临之的大名开始在世界收藏界广为流传。

其实这一切的发生，有不少偶然性。但相比之下，没有什么比一件作品能拍出 1820 万美元的天价更让人热血沸腾。在讲究财富神化的收藏界，这样大的捡漏自然充满着传奇性。因此水涨船高，关于叶临之的陶瓷人体艺术作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快速传播，一时间成为业内和收藏界最热门的话题。

这恐怕是一生贫困、一生坎坷、一生低调的叶临之先生所始料不及的。为了这一天，可以说他沥尽心血。只是这一切他都无缘亲见了。

世界各地的陶瓷收藏家，突然之间像是在景德镇发现了一座金矿，纷纷托关系寻路子找到了陈西玉的家。于是 106 岁的古稀老人陈西玉，像是政府信访部门的官员，开始接待一批又一批的上访者。

雨点淅淅沥沥打在樟树叶上。

楼房的屋檐还在滴水。虽是春天，寒气仍很严重，潮湿的气息从墙脚石头缝里钻出来，弥漫在老屋子的各个角落。陈西玉伸手把盖住腿脚的小棉被紧紧地捏了捏。她眼窝凹陷，眼圈发黑，眼角布满了鱼尾纹，脸上长满了老年斑。两只手因为长年转动轮椅车轮，骨节粗大，青筋暴出，一点都不像绘画搞艺术的手。

谁还会相信？眼前的陈西玉年轻时聪慧美丽，是当年天津“四大名花旦”之一，坐唱念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琴棋书画，每一样都是可以细数的，会弹古筝不奇怪，可是她还会弹钢琴；五段围棋手；读书可谓多泛，同时还善书法，她的书法很像元代倪瓒的风格，楷书工整扁平，隶书虽不多却很潇洒；最擅长画粉彩小件，无论人物山水均精，笔法极为秀丽。最绝妙的是她能口撮毛笔，探入极小的卵幕薄胎瓷中，绘出姿态各异的金鱼藻荇。注水其中，则游

鱼如鲜活一般,十分神奇。后来扬名景德镇的陶瓷大师,许多都是她的学生。不想当年的风韵,竟是烟消云散地不落痕迹。

岁月改变了很多事情,改变的东西不会轻易归来,剩余的只是朦朦胧胧的记忆碎片。

你会永远用手?

托起我们的爱情吗?

来世你还会深爱我吗?

我挚亲挚爱挚同的先生。

你一生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

但这件事却苦了你的一生一世。

现在大家谈论的都是你的天价作品。

可我记住的却是你的坎坷和艺术人生。

第一章

4

民国初期春天的一个下午，抬着大红桃花轿的队伍在弯弯的青石板小路上晃悠悠地走着，虽不是徽州乡间一个常见的景象，但桃花轿“叮当叮当”地响着一出现，还是很快地吸引住了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夫们的目光。那目光有好奇有羡慕有嫉妒。这时候，他们往往要停下手中的活，痴痴地看上一个时辰，直到桃花轿的队伍走出好远，他们才会一边干活一边议论，田间地头才会重新热闹起来。

桃花轿又称头花轿和彩轿。共有三层顶，三面拦板，上方是印花玻璃；大红绸缎从轿顶徐徐飘下；轿顶上扎着瓷塑布裹人物造型，有天女散花、七姐下凡、八仙过海……抬起轿子一晃悠，人物造型跃跃而舞，吊在轿顶四角的铜铃“叮当叮当”地响着，一路上确实增添了不少喜气。那一刻正好有一群鹭鸶鸟贴着桃花轿，翅膀低垂，平稳飞翔，在他们的头顶上，那一幕真是美极了。

桃花轿里的新妇^①陈西玉长得秀气稚嫩。她的名字取自《西厢记》里的唱词“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中的“西玉”二字。一双丹凤眼，乌黑的头发里露出白色圆润的耳垂，非常漂亮。除了领口露出的白皙的脖颈，以及圆圆的肩头透露着几分成熟的妩媚之外，她尚未摆脱稚气。

陈西玉头戴凤冠、上身霞披、下穿八幅绣花红裙，一脸喜气地坐在大红桃花轿内，双脚穿着鸳鸯戏水绣花鞋十分显摆地随着桃花轿的晃悠而晃悠……这情景就像一首民谣唱的：

^①徽州方言，新娘子。